

京 劇

打 灶 王

中國京劇院文學組 編輯



北京 寶文堂書店

打 灶 王

(京 剧)

中国京剧院文学组編輯

北京宝文堂書店出版

一九五七年·北京

714.5
864
基本本

內 容 說 明

这是一出暴露封建社会大家庭不合理现象的小喜剧。本剧
由中国京剧院演員蕭盛萱根据蕭长华先生口述本整理。

存

北京 宝文堂書店出版

(北京王府大街64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64号

宝文堂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发行

*

統一書号：10070·49 字數24,000 开本787×1092 1/32 印張 1

1957年12月北京第1版 1957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0,001—5,300册

定價 (7) 0.11元

編輯說明

一九五六年第一次全國戲曲劇目工作會議結束後，中國京劇院曾經整理了一批“小花臉戲”和“玩笑旦戲”。演出後，各地劇團（尤其是群眾業余劇團）需要劇本者甚多，供求不能適應，因此選擇了一些比較優秀的劇目，編輯出版，以供各地劇團參考。

這些戲，各有其不同的風格，也有其共同的特點；特點之一，就是語言生動，詞彙豐富。正由於此，台詞中往往摻雜了一些地方土語、諺語、歇後語以及諧音和轉音語，此外還有一些是根據過去風俗習慣或前輩藝人們舞台即興創作沿留下來的“喂”。這類台詞，對於一般讀者來講，有時從字面上很難理解其意義所在。因此，在編輯工作上，尽可能地查明出處，做了一些必要的注釋。

演出本只是經過初步整理，其中尚有若干缺點；注釋工作也未必完全準確。這些，都希望能夠得到指正。

中國京劇院文學組

前 記

田氏弟兄三人同居。老大是个念書人，老二是个皂隶，老三是个庄稼汉。

老三的妻子李三春，每日在家操作。兄嫂們使喚着她，还要說她閑言閑語。李三春心中不平，便想分居另过，可是兄嫂們又用“大道理”压制着她。这一天，李三春满腔怨气无处发泄，跑到厨房，把灶王痛打一顿，然后，索兴直截了当地向老大提出分家的要求。

老大的道理，再也說不倒李三春；老二自認為可以制服她，先是軟說，后来竟耍出无賴手段；但李三春毫不讓步，老大、老二无可奈何，終于把家分了。

这个剧本是中国京剧院一团演員蕭盛萱根据蕭长华先生口述本进行整理的。主要改动了以下两点：

一、原本中，灶王被打后即偕小鬼同下，不再上場。整理本在結尾部分增加了灶王和小鬼再度出場窺測分家动静并与老大、老二痛哭而下的情节。这样就显示了做为“一家之主”的灶王是和这一沒落的封建家庭同其命运的人物；同时，对于这出戏的喜剧风格也起了較好的渲染作用。

二、原本中，描写了李三春性格的潑辣一面，这是对的。（惟其如此，她才敢于打灶王，才能够和老二頂嘴、冲突并取得最后胜利）但与此同时，也有些地方过分誇張，使人对李三春的某些行动有无理取鬧之感。整理本在这一方面，略作适当修改。

中国京剧院文学組



人 物

灶 王	小 鬼	李三春
田大爷	大奶奶	田二爷

第 一 場

灶王上，小鬼随上。

灶 王 (念)上天言好事，回宫降吉祥。

吾乃——独座儿的灶王是也，今有李氏三春吵鬧分家。

——小鬼儿！

小 鬼 鸣！

灶 王 长起威严者！

小 鬼 鸣！ 鸣！

灶 王 远远望见李氏三春来也。

李三春 (内)啊哈！

李三春上。

李三春 (念)为人千万别当家，

当家实在乱如麻；

清晨起来七件事，

柴米油盐酱醋茶。

我，李氏三春，嫁与田广为妻。弟兄哥儿仨，大哥是个书呆子，成天价子曰长、子曰短的。大嫂子是个吃斋念佛的人儿。我们二哥在衙门口儿当着一份差事。我们二嫂子成天价抱着她那个孩子，哼哼出来，哼哼进去，闲事不管。这又再说到我们那口子他啦，清早晨起来扛锄下地就是一天。这又说到我这儿来啦，成天价喂猫喂狗渣猪食，全是我的事儿，一点儿手不到哇，这个翻儿啦那个炸啦，实在的难伺候，这份儿日子简直过不到一块儿啦！公婆在世留下的遗言，我们后院儿有棵紫荆树，上头乌鸦成群，多嘴紫荆树一死乌鸦一散，才能够分家哪。我想这个紫荆树什么时候儿才能够死哪，乌鸦又什么时候儿才能够散哪。有咧，我不免去到厨房告诉灶君，叫他保佑我们这个家三股儿均分，要是分不了哇，哽，我一天打他三顿，我就是这个主意。（叫起“南鑼”。）

李三春怒气生，（接唱）

手拿着，竹一根，

去到厨房找灶君，

求保佑，把家分，

如其不然就把他打断筋。

急急走，不消停，

不觉来到厨房门。

到啦，关上们儿。哟，瞧瞧这个灶王老爷子闹了这么一身的土，我给您掸掸吧，瞧瞧这个吃模糊①噢！我给您抠

拒。我这儿给您磕个头，有什么話咱們坐下說。（坐下）
我說灶王老爷子，我的来意您許知道啦？灶王搖頭）
我告訴您哪，您呀保佑着我們这个家按三股儿均分，要是分了哇，我就好好儿的供奉着您；要是分不了哇，哈哈！（灶王吓的站起来）我手里的棍儿一天打你三顿，打你个少皮沒有毛！

田大爷上。

田大爷 （唱“西皮搖板”）

清晨起来天气爽，

家家户户洒扫忙。

将身且把后院往，

李三春 我說灶王老爷子，你保佑着这个家按三股儿均分便罢，要是分不了哇，我打你个少皮沒有毛！

田大爷 （接唱）

又听弟妹打灶王。

哎呀且住！清晨起来，三弟妹因何在此打罵灶君？哎，待我痰嗽一声惊动于她。嗯哼！

李三春 哟，怎么啦？揚場哪！卡了嗓子啦？跑到这儿嗽来啦！

田大爷 愚兄在此。

李三春 嘔，大哥呀！

田大爷 哽。

李三春 您三兄弟不在家，跑到这儿查考我們来啦？

⊖ 謂眼屎。

田大爷 哎，三弟妹不要多疑，去到前厅愚兄有话对你言讲。

李三春 知道啦。

田大爷 哎，快着一些。

李三春 知道，误不了时辰哪。

田大爷下。

李三春 大哥，大哥！——我在这儿打骂灶君，我们大哥怎么会来了哪？嗯，不用说，准是这小鬼儿冒的坏呀；我打小鬼儿（打小鬼）。哼哼！他叫我去，我这儿正想去哪；要去我是总得去。我是总得……哎，我说灶王老爷子，咱们呀还是那句话，您哪保佑我们这个家按三股儿均分便罢，要是分不了哇，我打你个少皮没有毛！我是越想越有气，我是越想越有气！咳，我是越想越有气！（下。）

灶王 呀呸！李三春哪，李三春！我在你家，受了你大哥二哥的香烟供养，只有保佑他等，焉能助你分家？再者一说：你们要是分了家，吾神岂不也玩儿完了么？你为何打了我个少皮没有毛。待我骂她几句：（念）

大骂李氏太不良，

清晨起来打灶王。

有朝一日奏一本，

管叫你身上长大疮。

小鬼儿！

小鬼 呜！

灶王 跟着我养伤来！

灶王下，小鬼随下。

第 二 場

田大爷、大奶奶同上。

田大爷 家有千百口，

大奶奶 主事在一人。

田大爷 咳！

大奶奶 相公为何长叹？

田大爷 你当的好家！

大奶奶 当的不差。

田大爷 清晨起来，三弟妹不知为了何事？在后院打骂灶君。

大奶奶 有这等事，待我将她唤来，问个明白。——三弟妹哪里？

李三春 (内) 啊哈，来了。

李三春上。

李三春 (念) 忽听大嫂唤，急忙到跟前。

大哥，大嫂子我们这儿有礼啦。

田大爷 罢了，坐下。

大奶奶

李三春 坐着不自 (念哑) ① 哪。

① 过去北京人的“口头语”，带有轻视对方的味道；又含两可之意。

大奶奶 啊，三弟妹，清晨起来打罵灶君，为了何事？

李三春 您問我呀，我要分家。

大奶奶 分家不如同居好，大家捧柴火焰高。

李三春 这个我都知道！一家儿十五口儿，七嘴八舌头，这个吃鷄蛋，那个就想喝燒酒，实在的难伺候，这个家呀，簡直的过不到一块儿啦。

大奶奶 弟妹呀！（唱“搖板”）

分家不如同居好，

大家捧柴火焰高。

李三春 你說点儿新鮮的，頻不頻哪？

大奶奶 （唱）好話說了几千万，

执意不听也枉然！

田大爷 你且迴避。

大奶奶下。

田大爷 哎！三弟妹，愚兄有礼。

李三春 呦！您这不是折受我吗？

田大爷 愚兄有話对你言講。

李三春 有話您說呀，那您就說吧，沒拦着您呀！

田大爷 清晨起来，因何打罵灶君？

李三春 剛才我不是說了嗎！我要分家。

田大爷 噯，分家不如同居好，大家捧柴火焰高。

李三春 您說什么？“分家不如同居好，大家捧柴火焰高。”

我說：同居不如分家好！

田大爷 怎么？

李三春 省得我一个人儿砍柴你们大家烧。

田大爷 弟妹，你可知張公九世同居。

李三春 張公九世同居，这句话怎么講哪？

田大爷 皆因是兄寬弟忍。

李三春 嘔，兄寬弟忍哪，你可知道他到了十輩儿上哪？

田大爷 这个……

李三春 又这个那个的啦！

田大爷 哎，松柏树冬夏长青。

李三春 这又是怎么句话哪？

田大爷 它是心实皆滿。

李三春 嘔，心实皆滿哪！你可知道那个竹子也是冬夏长青，为什么拿刀把它劈开，又是那么大的空筒子了哪？

田大爷 这……

李三春 这呀？——这（蜃）得儿捣鉤子^①。說好的吧，老大哪！

田大爷 弟妹，有道是：三人同了心，这黄土变成金。

李三春 不錯，三人同了心，黄土变成金，这话倒是有这么一說，黄土能变成金，可是也得同得了心哪！咱們这一家子，各有各的心眼儿，那黄土啊，一辈子也变不了金子。你說同居好，我說另開門，你要是不分哪，我就給你个大敞門。

① “这”与“蜃”字同音。蜃子因蜃人，往往被掐去鉤子。李三春說这句话皮話，系表示不耐煩之意。

田大爷 唉，弟妹呀！（唱“搖板”）

我家有棵紫荆树，
顶上烏鴉打成群；
待等树死烏鴉尽，
弟兄才能把家分。

李三春 我等不了，我是一定要分。

田大爷 哎！（接唱）

好言劝她不肯听，
这事叫我无計行。
二弟三弟回来吧，
免得弟妹乱紛紛。

田二爷 （內）啊哈！

田二爷上。

田二爷 （唱“搖板”）

辞別公差轉回家，
烏鴉在头上叫喳喳。
一脚門里，一脚門外，（作偷听状。）

李三春 大哥分不分哪？

田大爷 我不分！

李三春 你不分我跟你吵，我跟你鬧，哎，我是天天鬧！

田二爷 哎！（接唱）

三弟妹不住鬧喧嘩。（进入）
走上前把礼下，
問我一言我再把話來答。

田大爷 二爷回来了。

田二爷 哎，我回来啦，我早就回来啦！我又回来啦又……

田大爷 哎？二弟，怒气不息，为着谁来？

田二爷 我为你！我为你！我我我简直的为你嘛，我我……

田大爷 你为愚兄何来呀？

田二爷 大哥，你别价呀，你可别这么着呀？

田大爷 怎么样啊？

田二爷 家有长子，国有大臣。老家儿去世，关上門儿你就
是我們这一家子的大长子儿。

田大爷 噯，大长兄。

田二爷 它是我跟三兄弟不在家，大清早晨起来的，为甚么
把三弟妹招得这么鷄猫子喊叫的？

田大爷 清早起来，三弟妹打罵灶君，她是要分家呀！

田二爷 甚么？

田大爷 要分家呀！

田二爷 要分家？

田大爷 哎！

田二爷 那你不会好好儿的劝劝她嗎！

田大爷 劝她不听也是枉然哪！

田二爷 大哥！

田大爷 哎！

田二爷 可不是我說呀，你枉是念書的人儿，岂不知圣人
云：先治其家，后治其国，可你不能治家，焉能治国。

依我看来，你是學問欠通，終无大用。躲开点，这得瞋

我的！

田大爷 哎，二弟，当心她的性情不好哇！

田二爷 甚么？

田大爷 性情不好哇！

田二爷 她脾气不好，我也不是好惹的。在六扇門儿^①呆着甚么没见过，她就是杀人的凶犯，滚了馬的强盜，见了咱們老弟兄，他得乖乖儿的，何况三弟妹这么个娘儿們家，真是的！

李三春 巧嘴的八哥儿^②它也說不出口去，今天倒得看看新鲜样儿的。

田二爷 嘔，正碰在气脑袋儿上，哎，这话又说回来啦，她要是人生父母养的，沒有不識劝的。嘿！三弟妹倒是个顺毛驢儿，架不住两句好話，一摩（念媽）掌就得。哎，話虽如此，还得礼而宾之。——三弟妹在上，二哥这儿有礼了。

李三春 罢啦，才下学嗎？

田大爷 哎，二弟，如何！

田二爷 我說你少搭岔儿吧！我这儿受着热哪。——哎，我說三弟妹，这就是你的不是啦。

李三春 怎么哪？

① 过去衙門都有正門和左、右仪門，共为六扇，故俗称衙門为“六扇門儿”。在衙門当差的亦說是在“六扇門儿呆着的”。

② 鳥名，能学人說話。

田二爷 二哥好心好意給你見礼，你怎么說我才下学呀？

李三春 二哥，您是“一只筷子吃藕，挑了眼儿”啦。

田二爷 那是啊，我早就憋着挑……

李三春 甚么？

田二爷 哎，不是，这个眼儿我是总得挑呀！

李三春 我問問您：今天是年哪？

田二爷 嗯，不是。

李三春 是节？

田二爷 剛过去。

李三春 我的生日？

田二爷 不是呀！

李三春 你的寿日？

田二爷 得了，这就够我受的啦。

李三春 还是的，非年非节，不是我生日，又不是你的寿日，居家过日子見得哪門子酸礼呀？

田二爷 哎，三弟妹，它是礼多人不怪。

李三春 二哥，家无常礼。

田二爷 嘿！有得！真是礼治君子，法治小人哪。这种东西，給不得臉，就得动狠的。（搬椅子）过来，过来，我叫你过来！

李三春 甯，这是叫我哪嗎？

田二爷 嗯！捉摸着吧。

李三春 哼哼！（故意地說反話）二大伯子叫，敢不过去嗎！

田二爷 那是呀！我还“票”①得了你是怎么着！